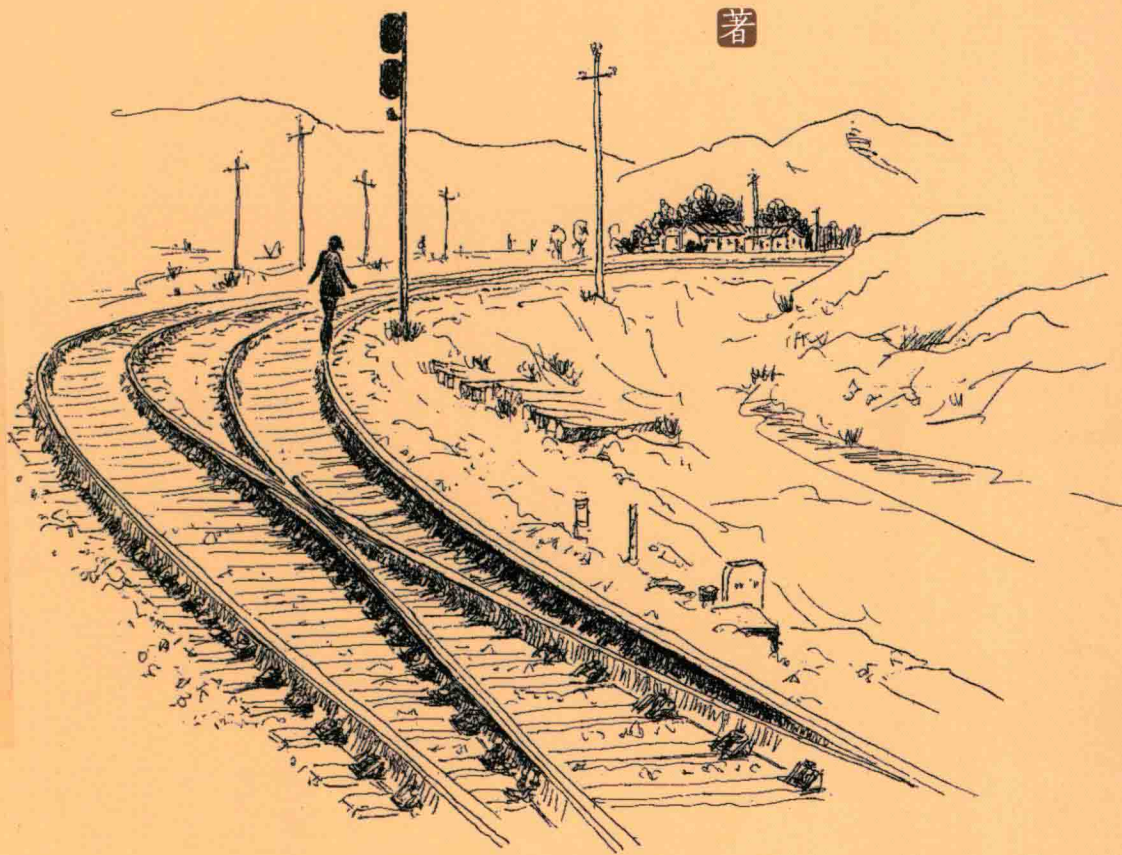


当代长篇小说系列

汽笛声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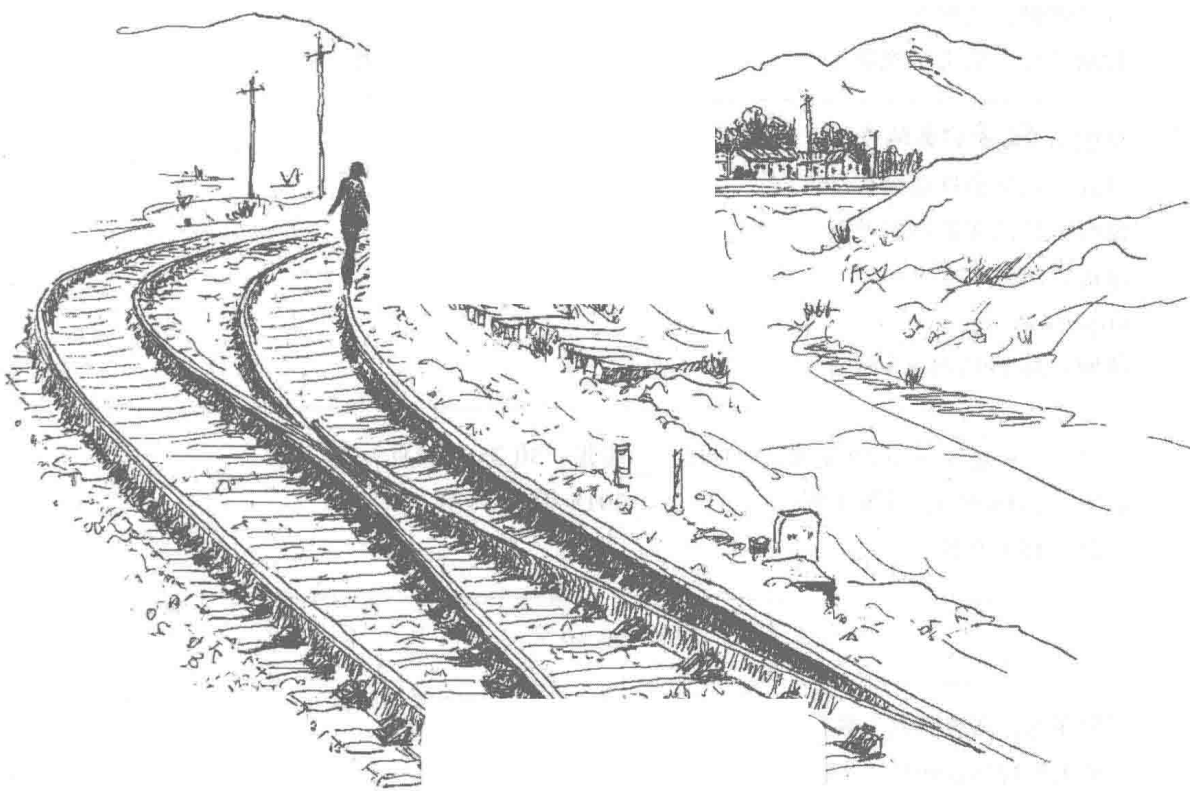
刘莉
著



当代长篇小说系列

汽笛声声

刘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汽笛声声 / 刘莉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702-0525-7

I. ①汽…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4329号

责任编辑: 高田宏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纸工坊视觉

责任印制: 邱莉 杨帆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毫米 × 1020毫米 1/16 印张: 30.75 插页: 2页

版次: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 480千字

定价: 4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父亲及所有奉献铁路、热爱铁路
的人们!

序 言

三十年前，小艺的父亲才四十八岁，是京广铁道线上一个小站站区的普通医生，小艺觉得父亲长得像电影演员濮存昕，小艺姐妹三人都觉得像。

三十年前，小艺家门口的京广线上每天有无数的客车、货车飞驰而过，但只有一趟短途慢车早晚在小艺家门前的小站停靠。小艺的父亲偶尔到滨江铁路医院开会。清晨，长长的汽笛声中，父亲会健步如飞地从家中奔向车站；深夜，同样的汽笛长鸣后，父亲就会在夜色中轻轻推开家门……

那时，站在自家的平房外，小艺姐妹三人每天都能听见老远的火车传来的长长的汽笛声，伴随着声声汽笛，就能看见绿色长龙般的客车或是黑咕隆咚的货车轰隆轰隆地从远方驶来，然后再轰隆轰隆地驶向不知哪儿的远方，汽笛声声，总能让入心中生出莫名的感慨和向往。若是在夜里，看见通体明亮、人影绰约的绿色列车远远驶来转眼又开走，对于一个从未出过小站的十多岁的女孩儿来说，真的就如同一个个美丽的梦幻来到眼前又一晃而过，列车不见了，梦却残留在心中。

三十年来，火车、汽笛，还有汽笛声中缭绕的白色烟雾，与父亲、父亲带着笑容的轻快的身影，还有父亲口中遥远而模糊的滨江，都一起留存在小艺姐妹三人成长的记忆里，既甜蜜也忧伤的记忆。

三十年后，小艺经常来来往往于铁路上大大小小的火车站，每次站在站

台上，看着列车呼啸而过，或是坐在列车中，面对窗外飞逝而过的人、物、山水，心中仍会涌出无限感慨，一如三十年前的那个十多岁的女孩儿一样，汽笛声声，一列列美丽的列车在眼前、在脑海如电影般一闪而过。

列车不见了，梦却仍留在眼前、留在脑海、留在心中……

目录

第一章	一站二看三通过	001
	钻车	003
	游泳	008
	乡愁	015
	掉车	029
第二章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	043
	开车	045
	天桥	055
	分配	068
第三章	你看云时很近	077
	跑车	079
	接车	096
	重逢	105
	撞车	120
第四章	中间站决不站中间	131
	退休	133
	离婚	146
第五章	今天工作不努力	155
	围城	157
	管内列车	169
	分房	177
	充电	188
	混编列车	194
第六章	无法无天“夜总会”	209

	上庭	211
	动车	225
	结婚	237
	棉农专列	249
第七章	有事说事无事报平安	259
	城际列车	261
	蜗居	272
	交班会	282
	大检查	290
第八章	忽如一夜春风来	301
	春运	303
	合武动车	316
	滨江站	328
	陪读	340
	病危	352
	武广高铁	359
第九章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369
	跟进	371
	被高铁	381
	高三	394
	宜万线	406
第十章	百二秦关终属楚	423
	春节	425
	清明	432
	成年礼	443
	高考	455
	父亲走了	464
尾声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475
	后记 (诗和远方)	483

第一章

一站二看三通过

站在自家的平房前，小艺姐妹三人每天都能听见老远的火车传来得长长的汽笛声，汽笛声由远及近，绿色长龙般的客车或是黑咕隆咚的货车沿着铁道线缓缓地轰隆轰隆地过来，然后再轰隆轰隆地过去。声声汽笛，总能让人心中生出莫名的感慨和向往。



钻车

三十年前，1981年夏。

暑假，懂事能干的姐姐小蓉刚好从铁路卫校毕业，在家等待分配，文静秀气的小艺初中毕业，开学就要上高中，聪明又活泼好动的妹妹小楚在上小学四年级。姐妹仨都在假期中。

那天晌午，酷热难耐，知了躲在小艺家门前的那棵梧桐树叶里，没完没了地叫个不停，叫得人心烦气躁。屋里热得睡不了人，一排房的人都在屋外摆放竹床、凉席，或乘凉，或睡觉。

姐姐小蓉轻手轻脚走过来，拍了拍坐在竹椅上看小说的小艺，小艺摇摇手，用眼神示意别把睡在竹床上的小楚弄醒了。小蓉笑眯眯地附在她的耳边小声道，走，游泳去。小艺犹豫道，到水库去游泳？太远了，我不会呀！小蓉开心地晃晃手上的绿色橡皮游泳圈，悄悄说，有游泳圈，没事，去吧！

两人看了一眼熟睡的小楚，挽手转身刚走两步，就听见身后妹妹小楚大声喊道，我也去。小艺回头一看，小楚已从竹床上一骨碌爬下来，小艺吃惊地说，你没睡着呀？小蓉笑着说，没睡装睡，这家里就你最机灵，现在只有两个游泳圈，怎么办？小楚生气道，我不管，反正我也要。小艺看了看小蓉，笑道，我本来就不想去，这样，你俩游泳，我在边上给你们看衣服。小蓉赞许地看了小艺一眼，说，好，那走吧。三人刚走到一排房外，小艺又折返回来，小跑着回到

家中把刚才看的那本《第二次握手》放进衣服袋里。

小艺家住在京广线铁道边的一个铁路厂区内，那是专门为铁道线提供道砟的采石厂。道砟是学名，通俗一点说，就是铁道线上铁轨枕木下的碎石。厂里职工的工作就是在工地的山上开山放炮，职工家属用大锤小锤把爆破下来的山石敲成石块，石块再通过风动机变成大小均匀的碎石，然后装上风动车，再运到在建中的铁道线路上。这种工作很容易受伤，爸爸是滨江铁路医院派驻这个站区卫生所的一名医生，很忙很忙，小伤小病全由爸爸看，断脚断胳膊这种重伤则由爸爸紧急处理后迅速转院，转到地区 196 部队医院或是滨江的铁路医院。

厂区后面的工地很危险，父母不太让三姐妹去。还有一个地方，父母也不太让三姐妹去，那就是厂区前面的铁道线。

站在自家的平房前，小艺姐妹三人每天都能听见老远的火车传来的长长的汽笛声，汽笛声由远及近，绿色长龙般的客车或是黑咕隆咚的货车沿着铁道线缓缓地轰隆轰隆地过来，然后再轰隆轰隆地过去。声声汽笛，总能让人心中生出莫名的感慨和向往。

铁道线的前面是车站站房，站房后面下十级台阶，就是一条卖米卖盐等各类店铺的小街。车站叫前塘站，车站与厂里人关系不太大，但车站下面的店铺就与厂里人关系密切了。每天吃饭总得买米买盐呀，只要上街，就得穿过铁道线，每年总有人穿过铁道线时被正好开过来或刚启动的货车压死或压伤，所以，父母从不允许三姐妹随便穿过铁道线。

从家到水库远倒不远，但就是必须穿过铁道线，才能到火车站和小街后面山上的水库。

从厂家属区出来，穿过车站的两排平房，站在水泥台阶上，就能看见一墙之隔的铁道线、站台及挂着“前塘站”三个红色大字的红顶黄墙的小站房。

“一墙”就是一条高两米、长则看不到边的红砖砌成的围墙。围墙的目的是防止家属区的职工家属直接横穿股道（铁道线）出现意外，可职工家属都想方便不想绕道。也就是，本来横穿铁道线，过站台、出站口、上街，就一两分钟，可如果沿着围墙绕到红绿灯下过人行道，再往回走到站房处出站口，来回

要用上十分钟。于是，有人将正对着台阶的围墙打个缺口，人们直接上下站台，坐车或是上街。这多方便呀！

完了。走到台阶上，姐姐小蓉皱着眉失望地说道。

怎么了？小艺问道。

你看，这儿停着大货车，咱们过不去。聪明的小楚接话道。

的确。平时，站在台阶上，就能看到三条股道、两个站台和一个“前塘站”站房，现在，一列既看不到头又看不见尾的笨重的黑乎乎的大货车横在她们三人面前。

后来，小艺参加铁路工作才知道，列车编组有一定规范，旅客列车一般是18辆，双层客车是12辆，动车组列车单组为8辆，重联为16辆，货物列车重车是50辆，空车可以达到60辆以上。

可那是三十年前，一看见首尾不见的黑乎乎的大货车，小艺心里就发慌。她扯着姐姐衣角道，要不，我们不去游泳了？

那怎么行？与别人约好了的，一定要去！姐姐做事从来都是坚决坚定的。

谁？你与谁约好了？小楚牵着姐姐的手，仰起小脸问道。小楚就是聪明，反应快，接嘴更快，爸妈最喜欢她，到哪儿去总是带上她。她见人就笑见人就喊，真的特别逗人喜欢。

小蓉听了小楚的话，圆圆的脸上现出快乐的神情，笑了笑，没有作声。小艺本来还想说，要不然，我们下次再去？见姐姐态度这么坚决，知道自己反对不见得有作用，只好跟着姐姐随大流。她从来都喜欢随大流。

我们钻过去吧？姐姐望着两个妹妹，问道。

好。小妹快乐地应和道。

可我们如果在车底下，火车突然开了怎么办？小艺虽然随了大流，但是还是要把自己的担心说出来。

三姐妹站在台阶上犹豫了一会儿，小蓉下决定说，我们三人还是钻过去。我先钻，过去看看后，你们再钻。

她们仨穿过围墙缺口，径直来到大货车两节车厢连接处，这里空隙最大，

钻过去方便。说钻就钻，一眨眼，姐姐小蓉就站在货车对面的站台上了。

一转眼，姐姐就不见了，两个妹妹有点儿心慌，蹲下身，勾着腰往对面看，也只能看见姐姐的两只脚。小艺慌了，隔着货车，紧张地问，姐，我们怎么办？

小蓉在货车对面喊道，没事，赶紧钻，小楚先钻。小楚一听，马上“噌”地就钻到车底下，一抬身就爬上了站台。

小艺面露难色，姐妹都在对面，她不钻也得钻了。小艺小心翼翼地探下身子，钻到车底，没想人刚穿过车底准备抬身时，货车“咣”地响了一声，吓得她和站台上的姐妹都尖叫起来，她“叭”地就趴在车身下的站台与轨道边。但是货车只是“咣”一下，没有动半点位置，也没有再发出半点声音，趴在下面的小艺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姐姐紧张地看看站台上并无一人，就连忙说，没事，快点上来！快点！小艺这才迅速将整个身子挪向站台边，探起头，伸出手，姐姐一把就把她拉起来，再一看，小艺清秀的脸上挂满泪水。

我说不来，你非要让我来，吓死了！小艺边抹眼泪边哭道。

不要紧，不要紧！这不已经过来了吗？回去我们不钻车不就行了吗？小蓉抱住小艺，安慰着拍了拍她，然后抬起双眼看看这该死的大货车。

没想，从货车顶上露出一张既紧张又开心的脸，是隔壁胡厂长家胡三调皮开心的一张笑脸。小蓉一惊，着急地大声道，你怎么还在车上？快下来，车要开了。

胡三从货车上“突”地跳下来，胸前用海军蓝背心兜着七八个红红黄黄的果子，因为跳车，好几个果子掉在地上，还有一个滚到轨道里。胡三着急着想跳下去捡，小蓉一把把他拽住，喊道，不要命了，车要开了！

小楚看着胡三胸前的果子，一脸正气地责斥道，胡三哥，你怎么能偷火车上的东西？抓住可要坐牢的。

胡三笑眯眯地说，不赖我，货车停这儿，我在站台就闻到又香又甜的味了。我就上车看看是什么东西？尝了尝，实在是太好吃了。说着，他将果子兜到三姐妹面前，不信，你们尝尝。

三姐妹看了一眼，圆圆的果子鸡蛋大小，黄中带粉，粉中带红，看着好看，

闻着又香又甜。小楚目不转睛地盯着红果子好一会儿，又抬眼望着小蓉，一脸渴望地问，姐，这是什么东西？

胡三得意地笑着说，小苹果，好像是出口的，咱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小楚、小艺，你们尝尝，蓉姐，你也尝尝，真的很好吃！

小楚看看姐姐，又看看胡三衣兜的小苹果，忍不住拿了一个，就咬了一大口，然后，边吃边笑道，姐姐，真的很好吃！

胡三又望着小蓉道，小蓉姐，你吃一个呗，小艺你也吃一个。说着就往小艺和小蓉手里塞。小艺眼泪未干，推脱着不要，姐姐接过来小苹果，又对胡三说，那以后不允许了。胡三一个劲地点头。

小蓉拿着苹果，用手擦了擦，一个递到小艺手上，一个送到自己口中。小艺看了看，想不吃，但闻起来太诱人了，就不好意思地吃了一小口。嗯，真好吃！

胡三把剩下的几个小苹果都塞到小楚手中，望着三姐妹说，你们千万别给我爸说，不然，我要挨揍的。小楚边吃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不会的。小艺也边吃边想，妈妈常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吃了人家的东西，还好意思去告人家吗？

胡三看着姐姐手中的游泳圈，问道，你们去游泳吗？我和你们一起去吧，听说是厂里组织的活动。

是，天太热了，厂团委组织的活动，好多青工都去了。姐姐说。

胡三从姐姐手中拿过游泳圈，笑道，来，把游泳圈给我吧，我给你们吹起来扎好，不然游在水库中间，游泳圈没气了就没命了。说着，边走边吹起来。

走着走着，小楚突然仰头问道，胡三哥，你没有游泳圈怎么游呀？

胡三吹着游泳圈，听着这话，不由得笑出声来。我们男孩还用游泳圈？小时候，一个猛子扎到水塘里，人一出水就会游了，还用游泳圈？说完，看到刚吹着已鼓起来的游泳圈又瘪回原形，就掀起游泳圈的吹气嘴，鼓起腮帮子再吹。几个人一道边说边笑着穿过车站、小街，沿着上山小径向山上水库走去。

游泳

上山不过二十来分钟，路是小路，路两旁都是些南方灌木和松树，一路全是爬坡，虽然大家说笑着，小艺还是累得气喘吁吁，她正觉得坚持不住时，大家已到山顶。站在山顶，一个大斜坡向下，碧绿的明镜似的水库展现在眼前，水库里、水库边已有好多人。几个人精神一振，一路欢呼着小跑着飞向水库边的草地上。

水库中已有不少人在游泳。胡三直接下水，小蓉笑着不断地给人点头打招呼，又四处环顾像是在找人。然后，她招呼小艺、小楚来到草地边远处的一棵松树下，躲进半人高的灌木丛，小蓉小楚两人退下衬衣长裤，穿着短衣短裤，挎着游泳圈，光着脚丫，小心翼翼地向着水库边走去。走了几步，姐姐回头吩咐小艺道，你坐在树荫下，看着衣服凉鞋，别动。

姐姐小蓉和妹妹小楚很快消失在碧绿的水库里。水库边传来人们热闹开心的嬉戏和欢笑声，小艺有种形单影只的感觉，她很想走近一点去感受这种欢快氛围，但是姐妹已经下水不见踪影。一会儿，游泳的人都向水库深处游去，水库边的水面上光秃秃的，一个人影都没有了。

正是盛夏时节，下午三四点光景，太阳热辣辣的，晃眼得很，小艺孤单地躲在树荫下，旁边堆着姐妹的衣服。她百无聊赖，四下又望了望，草地上到处都堆着衣服、凉鞋，不远处有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坐在特别大的一堆衣服旁边，抱着本书在低头看。

对呀，自己也带书来了。小艺赶紧从袋中拿出《第二次握手》，就地坐在松树荫下，接着看科学家苏冠华和丁洁琼的爱情故事，不一会儿，她就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

小同学，你在看什么书？

小艺吃了一惊，仰起脸，看见黑框眼镜下一张方正的脸上显现着温和的笑容。哦，是那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正站在三米开外，笑咪咪地，用好听的北方普通话问自己。

小艺不习惯接触外人，她仰脸望着黑框眼镜，然后把正看着的那页折了个角，再把书合上，一言不发地举起书，在黑框眼镜面前晃了晃。

《第二次握手》？这本书当年在社会上流传最广，根本没有正版书，都是手抄本，你怎么有正版书？黑框眼镜吃惊地说。

我姐姐的。小艺望着他，平静地说，但内心却因黑框眼镜的吃惊表情而开心，这说明姐姐有本事，读书多呀。

你姐姐是谁？

我姐姐叫小蓉，是厂里考出的第一个女中专生！提起姐姐，小艺不由得自豪起来，特地强调姐姐是个中专生。厂里有文化的人可没几个，更别说高考考取的了。

噢，那与你姐姐还有点儿缘分，我是今年厂里分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才报到十来天。我叫杨峰，你呢？黑框眼镜说着，不由得坐在两米开外的草地上。

我叫小艺。小艺从来没有与外人这么近距离地坐着，但是，听说是个大学生，她不由得眼睛里闪出光彩，原来黑框眼镜与自己想象的大学生长得一个样。要知道，她可只是在电影中才见过大学生的。小艺含笑问道，啊，你是大学生呀，那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西南交大。

西南交大在哪儿？还在上初中的小艺真不知道西南交大在哪儿。

四川成都。

四川，那在我老家呀！你是四川人吗？小艺兴奋地问道。

我不是，是甘肃人，我是从甘肃考到四川成都的。

小艺眼神中有点失望。黑框眼镜看出小艺的眼神，就问，你是四川人？

是的。小艺经常听父母说起四川老家，但是一次也没回过。即使这样，她一听到与四川有关的人或事，就会有莫名的亲切和好感。小艺不由得变得开朗起来，盯住黑框眼镜手上的书，问道，你看的什么书？

《牛虻》。

《牛虻》？小艺再次兴奋起来，我每天都在听广播剧《牛虻》，我知道亚瑟，